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六十六

河渠二

重開通惠河疏　　王軏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吴仲題稱奉　命巡視通倉備檢接管卷内見通州閘運一節先該平江伯陳銳都御史李裕臧鳳俞諫高友璣御史薛為學楊儀楊瑋秦越向信主事鄖珩給事中翟瓚鎮遠侯顧士隆署都督楊宏各題前事内向信一疏尤為明白簡當鑿鑿可行但事屢議而竟無成言雖切而卒無補臣竊思之水陸轉運其勞逸省費較然甚明況陳銳等多累　朝漕運名臣言必不妄臣因考之元史至元二

十九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言疏鑿通州通惠河引水置閘興工之日世祖命丞相以下皆親畚鍤為之倡置閘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時人為之感服船遂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瘁至是皆罷之自是漕運無轉般之勞而一代事功卒歸於守敬焉及考金水海子及浮甕山諸誌典籍昭然而可據踪跡尚在而可尋何獨至於我　朝必欲置閘河於無用費脚價而不惜哉臣又恐有風水家之說因訪之上源見於諸　陵無損適其末派於都城無害且源頭活水運亦派不運亦派初不因運之行止而為河之開塞水

之盈涸此理甚明足破群惑況通流等八閘閘石見存無事於添補閘夫見在無事於添僉閘官見在無事於添設近年營建大木皆由此河直達大通橋下滔滔而進叅將王佐曾舉而行之特易易耳但每至垂成輒復中止者祗為權勢之車輛罔利之牙稅不便所阻臣又考之元史漕運糧儲南木諸物商賈舟楫皆由通惠河直達海子登岸未聞灣民餓死況今止通軍民運船其官私貨物仍舊亦未為全絶其利源也臣竊料閘運一年可省脚價銀十餘萬兩今當民窮財盡之時於　國計不為無補臣幾欲具疏

上聞猶恐識見未真料理未周不果繼而見在京各

衛因往通州關糧或被官吏冒破或被行伍騙匿或子姪不肖而花費空手而回或陰雨違旬而放遲盤纏過半累累呈告到臣皆爲有名無實臣因考之唐都關中宋都河南皆由汴由渭直達京師未聞有貯國儲於五十里之外者我朝通倉其初如徐德等倉故事只有神武中衛小倉已後因漕運來遲暫將京儲收貯通州以待轉般因循一代官軍不沾實惠而欲具疏上聞未果然此特其利害之小者耳臣近因乞運邊糧備訪邊關寨堡險夷遠近以備不虞因知密雲等處皆有間道可通若使奸細爲之向導輕騎疾馳旋日可至或據倉廒或時燒燬國儲一空

則京師坐困矣雖有言者但有以開運省費為言乃卒莫有以先代之故事聞道之危機為 陛下告若是宜 陛下信之不專行之不決也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傳曰成大事者不謀於衆惟 陛下留神省察謀之二三元老大臣而獨斷焉萬一臣言或是誤蒙 採納即令漕運會議在邇乞 勅戶部工部查照先今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著巡倉御史會同工部管閘脩倉主事兼理閘運閘板見存脩補借之各廠少有踈濬并其他用度量支修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不妄費大運京糧姑聽陸路自進且令覔船雇人畧運百萬以試之如

果可行就將省下銀兩蓋房造船築堤展河次第舉
行所為三七通糧漸撥京師自二八一九而全輸矣
與　國家自然無窮之利杜後世意外不測之虞所
謂富國彊兵殆一舉而得之矣等因具題奉　聖旨
戶工二部便查議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
到部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會議覆
奏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查得成化八年該漕運總兵
官平江伯陳銳為陳言便利漕運事該戶部議准與
工挑濬閘該司禮監太監懷恩傳奉　聖旨大通橋
一帶工費浩大暫且停止欽此正德二年該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楊儀題為公務事開稱挑濬大通橋

通州閘河以便運糧等因奏行戶部覆奏　聖旨依
理閘河着戶工二部上緊議處預先整理務濟明年
漕運其餘准議行欽此已經動支太倉收貯水兑脚
價等銀二萬二千餘兩推委漕運參將梁璽協同戶
部郎中郝海本部員外郎畢昭興工挑濬去後未見成
功至正德六年間據本部管閘主事鄺衍爲節財裕
民以圖治安事呈准每年行取剝船五百隻添設閘
夫三百名以備搬剝等因奏　聖旨前項夫船俱令
查革改正仍着運糧官軍自行照舊雇車搬運欽此
又於正德十一年八月內該工科給事中翟瓚爲疏
通漕運節財用以大利軍民脩理運道徒費無益乞

要多官會議開修運河等因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行間續該監察御史張欽題爲節財用順人情以利軍民事運河不必修濬陸路實爲簡便等因又經本部會官議題節奉　聖旨是這修理等項事宜着原差侍郎等官一併勘處停當来說欽此備行巡撫都御史李瓚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牛天麟并户部主事等官董琦等看得前項河道屢議屢修而卒無成功者陸路實爲經久等因節奉
聖旨是這修理事宜你每勘處停當都依擬行欽此已經欽遵會官將前項陸路　欽差户部侍郎楊潭本部侍郎劉永督理修砌完備外查得嘉靖元年四

月內准戶部咨開稱提督漕運都御史臧鳳鎮遠侯
顧仕隆題京城大通橋至張家灣一帶河道乃前元
轉運通渠永樂宣德年間重加挑濬糧運抵京未幾
貪利之徒阻滯近年營建大木悉由於此若將此河
原設五閘少加脩理轉行漕運衙門動支官錢打造
剝船共二百五十隻每船用官軍四名共一千名仍
置口袋一萬條輪番領裝悉聽參將王佐委撥官軍
管領撐駕等因已經戶部會同吏部等衙門尚書等
官陸完等題准轉行參將王佐會同巡倉御史秦鉞
本部管閘主事華湘欽遵從宜處置間隨該御史秦
鉞亦題前事要因八閘之舊址均築五壩之新制就

於其傍各置藏水閘一座於內打造剝船蓋造官房收貯糧米次第至大通橋其朝陽關原有舊河一道已經築為城壕應否疏通等因題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抄出查覆間又該巡按直隷監察御史向信題稱大通橋至通州一帶閘河累議未修今稱築壩蓋房不必置蓋每閘轉行漕運衙門打造剝船五六十隻恐緩不濟事或暫令張家灣河西務一帶居民聽其造船覓利等因本部已經議得陸路運至太倉不過四五十里車運腳費雖多一日可抵倉內船運腳費極省至大通橋下亦當陸運約四五里必須車𮞉裝駝方得抵倉所以近橋須立廠蓋房堆候

車贏亦當預處且因張家灣即入閘河經閘三四方
抵通州近該叅将王佐處置運船俱由大河直抵通
州城下或者又謂城北置創一閘可省前項四閘雖
爲捷徑但河勢地形高下須相度停當方可舉行等
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通行勘議去後近查得
嘉靖五年三月内該都總督漕運都御史高友璣總
兵官楊宏各題脩治道路以便運餉事張家灣至京
城朝陽關外運道六十餘里高下不平先因雨水車
贏負載糧米俱遭陷溺乞要户工二部計議早起人
夫差官設法填墊或欲閘河設置駁通船隻水陸併
行等因又經議擬覆奉　聖旨是户工二部便差能

幹屬官一員前去會同巡倉巡城等官督率府州縣
應管人員相度脩治務在早完以便糧運閘運事宜
嚴欽此又經通行委官行勘脩理間緣夏秋時月雨
水連緜道路泥濘車不得行反為運道之阻合無查
照先年運官萬表所議量撥軍夫隨宜填墊特目前
一時之急等因覆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轉行提督
漕運總兵楊宏量撥軍夫填墊外今該前因通查案
呈到部臣等會同戶部尚書鄒文盛等議得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吳仲題稱通州閘運屢議而竟無成及
考諸志典乞照先前節次題覆事例一併議處就差
巡倉御史會同該部管閘脩倉主事兼理閘運量支

脩倉餘剩巡倉贓罰并所省脚價民財民力一下
費如果可行就将省下脚價葢房造船築堤展河次
第舉行一節為照前項河道屢經建議俱未成功今
本官歷陳先代之故事慮及間道之危機省費轉輸
皆有所據但河道形勢難度財力所資浩繁事體重
大相應勘處停當方可舉行合無俟　命下之日户
部選委屬官一員與本部管閘脩倉主事會同巡倉
御史親詣各閘踏勘形勢高下計料所費工力除各
閘一應樁杉等項應合增置船隻脩房築堤及河道
淺窄處所挑濬及将上源水勢向背地里遠近可以
疏引水歸故道及照大通橋抵倉亦合另設陸運作

何處置各項合用工料錢糧所奏脩倉餘剩巡倉贓罰及所省脚價有無數用務從長使經久可行逐一會處停當通將勘過河道高下及所計工程畫圖造冊回報以憑會　請裁奪若或有碍亦要明白開呈勿致中止靡費財力其所議通糧全輸京倉以興無窮之利以防意外之虞姑候脩河畢日另行會處等因奉　聖旨脩濬河閘委係轉漕便利至計永樂年間已有成筭後乃因循不曾舉行近年屢議脩復皆為附近貪利之徒所阻亦因大臣不肯任事小官徒事虛文見今東南民力困竭漕運軍士疲敝苟有完宵之策豈可因循不為着戶工二部各委堂上官一

員會同漕運總兵叅將并原經錦衣衛都指揮王佐
及今所奏這事御史吳仲等親詣彼處地方稽查先
今議處事宜踏勘地形高下計筭所費工力究竟脩
否利害明白具奏定奪大事可成則勞費不足計國
計有補則浮言不必恤若奸豪之人恐妨己利故爲
騰謗撓阻聽緝事衙門訪拏究問欽此隨該各該覆
題節奉　聖旨差王軏何詔去欽此各欽遵備劄到
臣等欽遵隨會同漕運總兵官楊宏叅將張奎錦衣
衛都指揮王佐御史吳仲除永樂年間事體卷案不
存無憑查考外稽查得先年節該諸臣奏建閘河一
事俱該戶工二部查議題覆脩築或因工程浩大暫

止或欲候豐年暫停或爲勢要罔利之徒所阻以此俱各未見成功臣等議照漕運糧儲國家大計容受之多車不如船陰雨之行陸不如水舟車並進脚價倍省此閘河之所以不可廢也自大通橋起至通州白河止閘壩規模具在脩築必可通行前代君臣尚能興舉其事舳艫直抵海子今之閘運止於撤剥而復屢行屢止者固由勢要奸徒罔利所阻亦由地形漸高泝涉淤塞大通橋至白河僅四十里其地形高下相去六丈有餘使其不計多費錢糧大興工役開深七丈再加廣闊水勢就下通引白河則運糧大船直達京城而諸閘可以不用固永久之利也但工鉅

重大切近都城不敢輕議為今之計只因循照舊規
挑濬河閘臣等　陛辭之日自大通橋沿河逐閘踏
勘形勢大略此時閘門洞開初冬水涸流波尚且不
絕若各閘皆閉水盈可待至通流閘坐於通州舊城
之中經二水門南浦土橋廣利三閘市井輻輳之地
兩岸居民闤闠鱗集櫛比搬運糧米大為不便看至
本城西至白河之舊有河通過城北一回中有舊廢
土壩基地西去不一里至今堰水小壩議須挑濬河
身因舊壩添築高闊多有樁木磚石甃砌平時習水
行舟水大聽其漫流而過由此徑達普濟閘可省四
閘兩閘搬運之難閘壩相去窵遠合添設閘官吏二

員名閘夫十名分管普濟通流二閘看守新閘以防
盜決仍會委戶部管糧員外郎范昭工部脩倉主事
周朝著管閘主事魏良輔公同順天府通判何棟通
州知州曹佼及通州等衛指揮等官分投各閘并舊
壩地方踏勘丈量應該脩濬築壩去處計工估費行
據各官呈報會計得脩理閘座挑濬河身築砌新壩
合用工料價銀一萬自新壩起至慶豐閘計撒五處
各用剝船六十隻共船三百隻每隻載米一百五十
餘石日運約有萬石船隻造於漕運衙門口袋出於
包運經紀人夫聽其雇覔篙簟隨其本船置造船隻
每隻該價銀三十五兩三百隻共銀一萬五百兩該

完至日交付船運經紀人等每名管領一隻時常看
守壞損脩理其原借官銀仍行每年腳價銀兩內扣
除十兩還官三四年間可以還足每船每閘議定船
運撑挽脚銀一兩壩五處共銀五兩自大通橋馬頭
登岸合用小車驢贏裝運每船糧二百石議定脚價
六兩每糧一石常年陸運原費脚價銀一錢今止用
五分五釐可省四分五釐通計二百四十萬石京倉
糧米可省銀共十萬八千兩若使皆由閘運竊恐糧
多人少船運稽遲反致有悞晴日路乾聽車輛一面
照舊載運水陸並進則漕運官軍完糧之日可得早
回月餘預免下年糧米陸運贏車責令徑赴西倉閘

運小車驢贏只令運至東倉遠近均便為照大通橋
地方窄狹人煙輳集有妨起陸若於慶豐閘下登岸
運糧又省二閘搬運勞費亦合聽從立法非難而難
於守法任人非難而難於得人苟非其人則法雖善
亦不久將廢矣今後合無戶工二部暫添選委郎中
或員外郎各一員兵部推選曾經漕運歷練老成勤
能指揮一員查照先年事例用充參將駐劄通州專
管輕齎銀兩脩理閘河船運糧米給散腳價及管天
津以北催儹糧運仍各會同巡倉御史俱領 勅行
事嚴督選委府衛州縣的當幹濟官員雇募人夫并
通州等衛遮洋運糧軍餘一萬名分為二限作急脩

理築濬務在堅完糧運若到各官分投閘壩坐守督
運禁革奸弊閘運通行之日奏 請取回量加擢用
每閘壩各造官廳三間廠房二十間兩岸脩築馬頭
地方泊船搬運剗平沿河擗路便於行船官廳即今
起蓋廠房以漸續成工料脚價查借見在脩倉餘銀
二千兩巡倉衙門贓罰銀一千兩漕運衙門今年改
撥通州收糧扣除脚價銀四千五百餘兩如有不足
另借太倉銀兩應用待後省出脚價餘銀逐一補還
閘板木料磚石工部各廠取用如或不敷官銀買辦
又訪得運糧入倉多被門官歇家伴當光棍人等措
留糧袋索借前銀乞 勑廠衛并西司房緝事衙門

拏送法司照依打攪倉場事例問擬枷號發遣充軍
庶漕運踈通錢糧節省如此則閘運一事有利而無
害有得而無失可為世守之法而大造軍民之福矣
再照通州京輔之地兩城夾固三倉豐儲居集萬家
守以五衛亦當積蓄以安人心不宜過慮搬運自起
驚疑及查河海之水出於西山玉泉由海子繞流
大內玉河出沿城至大通橋其間事理或時之旱澇
或流之巨細啓閉通塞又非外人所能與者前項節
財興利事情卒賴　聖明御極廟堂力主于上百執
事奔走于下董事興工何有不濟臣等會同查議明
白今將脩濬閘河畫圖貼說一本進呈　御覽伏乞

聖明定奪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欲舉行趁時[illegible]
未寒凍釋日興工至氷堅止來年二月天暖土融時
即繼工務在四月工程不悞奉　聖旨是脩濬通惠
河乃前人遺跡　先朝成筭近年屢議脩復輙為奸
豪射利之人所阻今閘壩俱存河渠無礙原設官吏
夫役俱各見在你每今所議處尤為簡易合用錢糧
不多且舟車並進不失車脚之利一應疏濬盤剝脩
閘造船等項都依擬施行然政之脩舉必在得人兵
部便會戶部推舉曾歷漕事練達老成都指揮一員
照例充叅將通州駐劄照舊驗收輕齎銀兩兼理脩
河事務吏部仍會戶工二部推有才力肯任事郎中

二員并通州廵倉御史各寫　勑與他行事未盡事宜聽該部從宜處置事體重大者具奏定奪今冬先將木植磚石等項買辦脩整待來春融暖之時興工動土委用官員務要用心協力共成大功勿得偏執違拗妨悮經國大計責有所歸欽此

處河患恤民窮以裨治道疏　王軏

恭惟　聖朝建都於西北而轉漕於東南運道自南而達北黃河自西而趨東非假黃河之支流則運道淺澁而難行但衝決過甚則運道反被淤塞利運道者莫大於黃河害運道者亦莫大於黃河河勢遷徙無常有非人力所能強治者然避高趨下之性未嘗

異也爲國計者苟不盡心竭力而爲之於可爲之時壅遏以違其性逼迫以激其怒及霖潦浹旬必致横决肆出而遺患於地方矣善治水者因其性順其勢而導之則用力少而爲利多不善治者或鑿自私之智或泥已往之跡不察水性之宜而欲强挽其不可廻之勢决無可成之理又不若不治而聽其自然之爲愈也故 臣愚以爲今日之工但當疏濬其流於下防遏其源於上使不至於大爲害耳謹按黄河支流分入運道者大略有六若六道分流水勢减殺而不怒豈至爲患但從來治河各官因循度日自渦河之源塞則河徙而北并出小黄河溜溝等處而淮安徐

州受其害曾不數年前三四處支流盡塞而河益北併出飛雲橋則豐沛翻爲巨浸而金溝一帶運道淤矣此則河勢漸徙而北之驗也幸此數處東西俱山溢出之水尚可因之以濟事如今歲金溝之運道雖塞而昭陽湖實通舟楫是也若不先時併力預爲之計河益徙而北東南無山可恃徑奔入海則安平鎮故道可虞也衝突之勢則單縣谷亭百萬生靈之命可念也萬一或出於此濟寧之北臨清之南運道諸水俱被混帶入海糧道何由可通臣愚以爲六道分流之勢當擇其可爲者而導引之使分於南庶將來可免衝決大患此則下流不可不疏濬者也然欲保

豐沛單縣谷亭一帶居民必須築堤以障其西北況此數處俱有舊堤可因為役稍易在上既無溢出之水其下自無淹沒之患矣此則上流不可不隄防者也若金溝運河必欲復故道不若就湖之為便就湖之中但恐沙隨而至識者以為不若於湖之東引水鑿為運道建閘以節水下自留城以達沙河為尤便其地脉水性之順否閘壩之因革又在治河各官臨時相度不可執一而廢百也然大役之興為費不貲竊慮河南山東徐沛之民自遭流賊肆毒之後饑饉荐臻窮困已極臣目見挑浚夫役身無完衣面有菜色立於水中歲無休日正身十有二三極為可憫包

當十有六七重收役錢而今壅蒭搪塞是又徒費民財而無實效延引日月工何由成若再起大衆以竭其力派物料以匱其財輸納不前敲朴必慘民心一失其為患又有甚於河者臣誠至愚深爲　宗社憂之沿途但遇士夫及地方耆老人等備細咨詢咸言必得官銀數十萬兩使人夫出於雇役物料悉由官買則河患民窮兩得其濟臣竊惟我　皇上仁覆憫下蓋之如天若捐銀數十萬兩可以消河患而救困窮必無所惜但府庫有限費用無窮竊恐無以給之臣備員留都熟知江南鹽價湧貴而淮鹽沮格不行多由巡鹽掣鹽各官上下相承以避謗保官爲念

肯赤心通商裕國臣愚欲望　皇上另　勑新任總理河道大臣督同巡鹽御史整理鹽法聽其便宜多方區畫務俾商灶兩便官民俱利除正額照舊外但係措置餘利悉聽本官於治河項下支用凡治河大小各官但求事妥民安自有無窮令聞　皇上日月之明必蒙昭鑒決非浮言所能惑動不必過為遠嫌自全之計以失事機之會葢近年積獘大小臣僚肯任事任怨者少故臣願　天語丁寧戒諭各官庶幾得盡其力臣之所言未敢必其可行但日見運道淤塞可憂而三處窮民失所尤可深憂偶有所見不敢隱默

議處黃河疏通運道疏　　霍韜

內開臣前月過徐州聞建議引河水自蘭陽注於宿
遷以殺河勢臣與少詹事方獻夫議水溢沛猶有二
洪東捍諸山環列若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
溢決恐數郡一壑第聞時有定算不及竟言今聞愈
溢則前議猶宜言之先通運道後處水患此緩急之
序也前議起夫疏濬然沙泥隨水勢無限極今運舟
皆由昭陽湖入若沿湖側畔築砌長堤濬為小河河
口為閘以時畜洩目前運道可以無阻較之役夫濬
淤勞佚大不侔也近山東僉事江良材到京臣與亘
議亦曰此策一時之利也前議疏濬蘭陽不若疏通

衛河上接黄河可得三利三代以前黄河東北入海
宇内全氣隨而鍾襲我　太祖定鼎神京宇内全氣
亘千萬年而獨盛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懷孟之間
審勢引河注於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徐沛水
患可殺一半而　京師形勢亦壯一倍此其為利者
一元入漕舟遡江入淮至淇門入御河而達於京師
御河即衛河今由河陰原武導河注衛水平由江入
淮至天津水迅仍由徐沛至於天津是一舉而得兩
運道也此其為利者二水流行於地猶血運行於人
身今河水注於徐沛潰決猶血注於下為痔孟津疏
一支於海猶血運於肘股州郡疏為溝洫引水猶血

運於肌膚自陝西沿邊尋秦漢故跡脩復則內資灌溉外禦夷虜猶血運於頭顱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利盡邊而耕三邊軍餉不煩饋運又聞副使周用云臨清若脩溝不惟可備旱潦亦可扞禦戎馬一年創始三年見効十年可要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可治河患山東河北南直隸郡縣轉疲敝為富饒矣期十年之力 聖德神功配天無極此其為利者三萬惟 聖明省覽 勅下該部詳議臣再考古今事宜盡為圖本以備討論謹題請
旨

臣聞禦患不救其源則勞於爲役而獘壞日甚計事或惜其小則功未及成而併棄其初未有慮之不深圖之不固而能興可久可大之利者也臣待罪沔陽伏見其地南臨大江北枕襄漢西南二百里至監利西北二百里至潛江北二百里至景陵東北二百里至漢川地勢窪卑湖泊相連正係江漢下流原無岡阜障蔽諸水奔赴就若大壑民田惟土築圩堤防衛耕種成化弘治年間湖地深廣隄防堅固雖遇江漢水發易於防洩爲害未深自正德十一二年大水泛溢南北江襄大隄衝崩湖河淤淺水道閉塞隄塍倒塌田地荒蕪即今十數年來水患無歲無之上屋

聖慮曲荷拯援賑貸蠲租　恩至渥矣臣惟重厚之澤豈宜屢覬而思患預防尤貴及時且江漢之水每夏秋之交間常溢發使沿邊之地浸無防護徒於諸隄小小補塞則高水湍悍勢若土崩至則衝突何功之有臣聞南自監利車木隄水口衝塌每遇川江水漲不惟其縣受害而沔陽後峯茅埠凡一十六村熊家滹潭凡四十餘隄稅糧八千餘石高低渰沒尺土不堪耕種自潛江排沙頭班家灣新開便河及沔陽石碑鋪諸處水口衝塌每遇襄水則潛江景陵二縣沔陽深江西范凡二十七村蓮阿柘樹凡七十餘堤稅糧一萬五十餘石亦無尺土耕種加以房屋漂流

牲畜溺死巢居野處動經屢月束手就斃言之痛心
前隄雖屢經撫按遣官脩築但地方廣遠工力繁鉅
增卑培薄易就傾潰以臣觀之大患之後弊壞已極
使非補天之功而欲禦建瓴之勢吾民不爲魚鼈鮮
矣伏望　聖慈軫念生民憂患　勅下戶部查照蘇
松脩舉水利故事轉行湖廣撫按并提督水利諸臣
酌量計議遣官隨地相度大江則自監利而下及沔
陽襄河則自安陸以下至漢口大約俱不過三百里
之地沿邊岸何處可以仍舊何處可以增脩如卑木
隄排沙頭班家灣潛江新河諸處尤爲上流利害切
要之所若舊堤不堪繕整客土卒難固堅則移入近

裹或數百步或半里許度地形之高卑驗水勢之緩急創築新堤委曲延袤務使高厚堅完永堪障蔽雖至水發不致衝漫如礙有糧田土勘實奏免不致虛當勞費所謂漢人治河之下策斯善矣然脩堤事宜工力頗繁即今民窮財盡若復越外取給則患未及除而首先受弊秪益其狼狽耳臣愚伏 請查撥均州香錢或借支司庫官銀或將沔陽監利潛江景陵起運稅糧每石連耗徵銀一兩比照災傷之例免解本色每石准銀六錢解京其餘扣留在官以備雇募工食之費仍候秋冬農隙每州縣起夫各數百名併力脩築量支口糧即充賑給庶公私兼舉力役易完

從前沮洳盡成膏腴稅糧有資耕治不廢方千里之民受無窮之利轉災為福端在於此矣臣又聞之宋臣張綸之為漕運也以通泰海潮水日至城下田土斥鹵不堪稼穡請築捍海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議從之踰年堰成不惟當時民享其利至今通泰等處迄無風濤之患其利溥矣況今所奏比之捍海之役其易十倍工力之費視一年蠲免與內帑出給之數纔十之三四而已寧忍坐視患害而莫之救哉

賑饑治水疏　葉紳

竊惟直隸之蘇松常浙江之杭嘉湖約其土地雖無

一省之多計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況他郡所輸猶多雜賦六郡所出純為粳稻　郊廟之粢盛在此　内府之珍膳在此百僚之俸給六軍之糧餉亦在此至於京師士庶以億萬計亦皆待飽於給餉之餘是六郡之賦稅誠　國家之基本生民之命脉不可一日而不經理也若水道不通為六郡農田之害所係亦重矣夫天目諸山之水瀦為太湖而六郡環乎其外太湖之水又由江河以入於海閭昔人於溧陽則為堰壩以遏其衝於常州則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松則開江河以導其流惟是入海之處潮汐往來易於湮塞故前代或置開江之卒或置撩淺之夫以時

淤治僅免水患歷歲既久其法廢弛遂致諸湖巨浸
壅遏於中江河故道淤漲於外土民利其膏腴或圩
而為田築而為圍是以渰沒田疇漂淪廬舍固其所
也方弘治四年一澇迨五年復澇今歲大水視昔尤
甚人民困苦流離不可勝言即今撫按等官相繼論
奏伏望 聖明思念東南大害於廷臣中選差有才
力通曉水利者一二員授以節鉞重以委任前會同
撫按講求民瘼設法賑恤軍需之可停者停之逋負
之可蠲者蠲之俟民困稍甦然後指定地方分投相
視何地為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為太湖入海之道自
源徂流一一講究相與度其經費量其事期然後大

加浚治使下流得以宣洩然當此饑饉之際欲興大役若非任事者處之得其道則民力不堪不能不重困也

脩水利以保財賦重地疏　呂光洵

今天下大計在西北莫重於軍旅在東南莫重於財賦而蘇松等府地方不過數百里歲計其財賦所入乃略當天下三分之一由其地阻江湖民得擅水之利而脩耕稼之業故也近歲水路漸湮有司者既不以時奏　聞而民間又不肯自出其力隨處脩治遂至於大壞而瀦泄之法皆失其常自嘉靖十八年以來頻遭水患而去年尤劇今年又值旱災其始高

槁枯至七八月間河浦絕流雖素稱沃壤之田皆荒落不治而耕稼之民困餓流離無以為命伏蒙 皇上憐其疾苦 詔蠲常稅數十萬石又令郡縣粜廪以賑之恩澤甚厚田野父老莫不感激泣下然困者未甦饑者未飽而公私儲蓄已告空竭矣萬一來歲雨暘少愆其候民復告饑又將何以繼之此臣之所以私憂而過計也臣聞善治病者必攻其本善救患者必探其源水利之興廢乃吳民利病之源也蠲賑優矣而水利不脩是猶治病者專療其標而不攻其本未有能生者也臣愚以為莫若兩利而並舉之此標本兼治之方也臣嘗巡歷各該地方相視高下詢

問父老頗得其說輙敢條為五事仰俟　聖明裁擇
一曰廣疏濬以備瀦洩二曰脩圩岸以固橫流三曰
復板閘以防淤澱四曰量緩急以處工費五曰專委
任以責成功　何謂廣疏濬以備瀦洩蓋三吳之地
古稱澤國其西南受太湖陽城諸水形勢尤卑而
東北際海岡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者其田常
苦旱卑者其田常苦澇昔人治之高下曲盡其制既
於下流之地疏為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以入於江
由東以入於海而又畝引江潮流行於岡隴之外是
以瀦洩有法而水旱皆不為患近年以來縱浦橫塘
多湮塞不治惟二江頗通一曰黃浦二曰劉家河然

太湖諸水源多而勢盛二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絶無以資灌溉於是上下俱病而歲常告災臣據各府所報河浦湮塞之處在下流者以百計而其大者六七所在上流者亦以百計而其大者十餘所治之之法當自要害者始宜先治澱山等處一帶茭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昆承三泖等湖又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之水以達於海濬白泖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昆承之水以注於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於江又導田間之水悉入於小浦小浦之水悉入於大浦使流者皆有所歸而瀦者皆有所洩則下流之地治而澇無所

憂矣乃濬臧村等港以溉金壇濬滎港等河以溉武進濬艾祁通波以溉青浦濬顧浦吳塘以溉嘉定濬大尾等浦以溉崑山之東濬許浦等塘以溉常熟之北凡岡隴支河湮塞不治者皆濬之深廣使復其舊則上流之地亦治而旱無所憂矣此三吳水利之大經也

何謂脩圩岸以固横流蓋四府最居東南下流而蘇松又居常鎮下流其水易瀦而難洩雖導河濬浦引注於江海而每遇秋淋泛漲風濤相薄則河浦之水逆行田間衝齧為患宋轉運使王純臣嘗令蘇湖作田塍禦水民甚便之而司農丞郟亶亦云治河以治田為本其說多可採行臣嘗詢問故老以

二三十年以前民間足食無事歲時得因其餘力營治圩岸而田益完美近年空乏勤苦救死不贍不暇脩繕故田圩漸壞而歲多水災是吳下之田以圩岸為存亡也失今不治則堙沒日甚而農桑日廢矣宜令民間如往年故事每歲農隙各出其力以治圩岸圩岸高則田自固雖有霖潦不能為害且足以制諸湖之水不得漫行而咸歸於河浦則河浦之水自高於江江之水自高於海不待決洩自然湍流而岡隴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又得畝引以資灌溉蓋不但利於低田而已　何謂竇板閘以防淤澱河浦之水皆自平原流入江海水慢而潮急沙隨浪湧其勢易淤

不數年即菹茹成陸歲脩之則不勝其費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七八里夾流而為閘平時隨潮啓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閘有三利蓋謂此也而宋臣郟僑亦云錢氏循漢唐遺事自松江而東至於海又遵海而北至於楊子江又沿江而西至於江陰界一河一浦大者皆有閘小者皆有堰臣按郡志蓋與僑之言頗合然多湮廢唯常熟縣福山閘尚存正德間巡按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閘而不果即今金壇縣議復莊家閘江陰縣議復桃花閘嘉定縣議於横瀝線塘等處各置閘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為

便以是推之凡河浦入海之地皆宜置閘然後可以久而不壅不獨數處為然也　何謂量緩急以處工費夫經畧得宜則事易集施為有漸則民不煩往歲凡有興作皆併役於一時是以功未成而財食告匱為今之計宜令所在有司檢勘某水利害大某水利害小某水最急某水差緩其最大而急者則今歲脩之次者明年脩之次者又明年脩之則興作有序民不知勞而其工費之資亦可以先時而集矣但方今歲時荒歉公私俱絀既不可加歛於民而　內帑又不敢望乞將見查節年未完錢糧係糧觧大户侵欺者督令有司設法清追自嘉靖二十四年以後者照

舊起解二十三年以前者量支數十餘萬兩存留在官略倣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脩水利之法行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稽其老病無力者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一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通將前項官銀及賑濟錢糧一體通融給散各另造冊查考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謂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年分每於冬月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費用皆取於侵欺不足則繼之以贓贖大約三四年而止通計所費不過三四萬而水利大洽矣夫計利害者必權輕重四府所入歲不下數百萬而今年一遇災傷放免者即三

四十萬他日死亡逋負不能追徵者又不知幾十萬以既濟之費准其凶荒陰耗之實其孰得孰失孰多孰寡不待較而知也　何謂專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建事爲難建事非難而成事爲難臣嘗仰稽　先朝大臣奉　命經理吳中者凡數十餘人其有功於水者殆不過數人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効最著吳民至今思之夫忱之才固有過人者葢亦　先朝委任特專而歷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來江南數被水患常遣大臣踈治多欲以歲月成功故雖賢者亦不暇爲　國遠慮此臣所謂成事之難也臣願申明　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　勑撫

臣務為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夫疏治經畧之宜工成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成功焉其府州縣有司官員凡遇陞遷行取給由者皆必考其水利有効方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而僨事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人有定志而成功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臣嘗會集蘇州府知府范慶松江府知府何繼之常州府知府符驗鎮江府知府林華嘉定縣知縣張重崑山縣知縣宋伊吳縣知縣張思誠青浦縣知縣楊垚丹徒縣知縣茅坤金壇縣知縣黃縉等面議可否皆以為便臣又精思累月乃敢瞬死　上聞然臣

猶有三慮焉臣聞群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事無阻
於旁撓功多毀於垂成臣竊見上流襟咽之地浙瀕
豐衍多爲民間所據一旦欲取而疏之是必游揚其
說以爲興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一也工役之費出
於侵欺而善侵者類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
嘗廉治二十餘人而有司皆畏其口語莫敢窮竟今
欲悉其類而清之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此
臣之所慮者二也郡縣有司咸受約束而責以成功
其志在於生民者固皆欣然樂於從事矣而其因循
觀望隨俗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
作不便此臣之所慮者三也臣愚以屏此三者而後

五事之功可成也伏乞　皇上仁明獨斷　勅下該
部詳議施行民生幸甚

黄河勢將北徙疏　洪朝選

據山東按察司曹濮兵備道帶管河道副使胡湧會
同分守東兖道左參政熊桴分巡東兖道僉事徐敦
會呈據兖州府管河同知吳文奇呈稱會同沛縣知
縣李時豐縣知縣任惟賢親詣曹單豐沛南長堤會
勘得曹單二縣南長堤低矮單薄四處共用人夫三
千四百七名豐縣南長堤矮薄一處共用人夫三千
五百六名沛縣南長堤除先議一鋪至五鋪止已經
呈允見今脩築外今又勘有矮薄一處共用人夫一

千四百四十四名又勘得曹單二縣舊老堤裏河堤單薄四處共用人[illegible]十六名黃河倒灣處應築縷水壩一道用[illegible]百名開挑支河二道共用人夫一萬三千九[illegible]十七名以上工程若止築堤岸并築縷水壩不開支河共用人夫一萬四千二百二十三名合於山東南直隸通融起派募夫每名日給工食銀三分計限三箇月共該工食銀三萬八千四百二兩一錢若開挑支河并築堤不脩縷水壩比前多用夫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七名多費銀三萬一十五兩九錢若新河工完將南北兩河均徭夫調發前來則錢糧減省一半具由開款并畫圖到道看

得黃河之患變從無常今沛縣漸已淤高恐下流不得任其散漫之性瀰漫泛漲必從曹單低窪之處衝決預築堤岸以防其衝分挑支河以殺其勢允爲要緊今據吳同知會集各官議估前來覆勘相同但長堤舊老堤裏河堤之工皆因舊堤加築高厚無容再議其縷水壩一道雖繫創築蓋因高解二壩地勢最下係黃河已決故道若尨窑河口有失水必盡歸於此故創築一堤以防二壩之患工委當興支河二道乃水勢倒灣向北故從南邊淤處濬之使廻亦係要緊但訪居民皆云新淤沙濕恐難下手又恐既挑之後水不肯入河必復淤淤不無虛費且照支河二道

入一萬三千九百一十七名若與堤壩一時興工動
衆二萬五千有餘恐難併舉合無先将各堤加築堅
厚并創築縷水堤以防高解二壩惟復仍開支河等
因到臣案照先據該道稟帖本年二月二十六日准
山東布按二司守巡二道照會開文蒙臣案驗訪聞
沛縣一帶今年水勢漸退前項淤泥高至二三丈許
為照趨下避高水之常性况黄河南注勢既不便則
将北衝曹單地方正與沛縣一帶相對萬一當夏秋
黄水泛漲之時衝决曹單一帶堤岸為害不細仰司
即行曹濮兵備道會同守巡東兖道親詣曹單地方
查勘黄河今年勢将何徙或南注不便有無衝决曹

單或萬一衝決原築堤岸有無完固即今作何處置
或脩堤岸以捍其衝或濬下流以殺其勢逐一勘議
明當以憑題　請施行蒙此先該本職於二月十七
日自曹州前赴黃河堤岸自河南接境至南直隸豐
縣交界逐一閱視此河南河岸如芝蔴莊孝誠口崔
家壩皆河勢倒灣內徙若此三處衝決皆灌入曹縣
金鄉魚臺等處以害運河內崔家壩水衝壩根勢甚
緊急隨該本道權宜調河南孝誠口等人夫六百名
并動椿草捲埽堵塞一面呈請總理部院行河南道
脩築并議開支河分殺水勢去後又看得曹縣地方
武家口榮家壩皆水勢北衝崩塌未已又拐頭尭宗

集一灣衝進十餘里勢尤可畏單縣地方馬家口一
灣衝進亦十餘里見今崩塌未已勢亦可畏以堤言
之曹縣迤南第一層為裏河堤第二層為舊老堤第
三層為南長堤又有遥月堤以護老堤雖有堤三層
前項三灣衝塌去處離裏河堤近者一二里遠者十
餘里耳裏河堤至曹家集而斷舊老堤至楊頭堤而
斷惟南長堤自焦戴口以至豐沛是單縣一帶止有
南長堤一層而馬家口衝塌去處離堤止二十餘里
耳今各堤俱頗高厚年例估計者見今脩築惟單縣
十八鋪起至豐縣接界二十三鋪堤委單薄去年估
計未及今當再議加築竊謂堤壩雖曰河防然止可

防水之順行而泛溢者耳若河勢衝決水循建瓴雖有重堤高厚頃刻即陷曷能禦之徵之既往歷歷皆然是堤固當脩而預防河勢衝激之處尤爲要緊前項衝塌數處皆浮沙踈土人力曷施但觀水從北徙必因河身南淤惟就其淤處或挑支河以殺其勢就其衝處預築壩基以爲臨近下埽之計耳除巳上堤形單薄河勢北徙會同守巡道行管河吳同知曹縣等各掌印官會勘畫圖詳議另行呈請外先行具帖禀知又該臣牌行該道會同東兗守巡二道督同管河掌印等官將曹單等縣河勢漸衝去處速議處置及挑支河築壩基之策逐一確執明白畫圖貼說以

憑施行其應權宜起集人夫動椿草等項堵塞之具俱聽該道就近處分去後今據該道會同各道勘呈到臣臣惟黃河之為患雖云變遷不常然其避高趨下之性自古及今則一而已故下流壅則上流必衝此理勢之必然者嘉靖四十四年七月內河決沛之飛雲橋逆流而上因而淤塞運河人心惶惶莫知所措 先帝特命工部尚書朱都御史潘前來經理當時之議只謂開得一條運河以濟轉輸此為目前最急其於下流壅塞之處雖知其必為害未遑及也辟之人方病喉咽梗塞之時飲食水穀不能輸醫者惟當以通喉咽便飲食為急其於他日腹心之病姑遼

綫之似亦無妨也然郭貫樓一帶既淤舊運河一帶復淤昭陽湖一帶又淤三沽泥沙積高至二三丈許而黄河之大勢駸駸乎其北徙矣臣自被命東土即聞黄河漸有北徙之勢詢訪司道郎閘各官皆言黄河方出底華二山以入秦溝濁河滔滔而下更復何慮决無北衝之理臣終未以為然葢黄河出口之處必多然後可以容其萬里遠来之勢騁其恣肆猛驟之威今乃出之以一秦溝一濁河安能使之勇趨而駛流也臣因案行山東布按二司行各道親詣踏勘則各道之報大略相同矣夫當此桃花水方發之時勢已可畏如此萬一伏秋之際雨水交發勢如滔天

浩瀁渺茫將何以禦之若曹單之堤不可保則南陽
魯橋一帶運河決成淤塞曹單城武金鄉魚臺等縣
決為巨浸其於　國計民命所關豈淺淺也古人所
謂見其勢之激而逆知其必決正今日之謂也臣按
古今治河之策莫不以宣導為上隄防為下然時勢
不同事從而異前代之資於河也利與害大抵相遠
故全祛其害則全獲其利我　朝之資於河也利與
害大抵相隣故有甚利則有甚害有大害亦有大利
何者運河惟資山東之泉水足矣初無所賴於河也
然二洪微黃河則舟行陸地中牽挽不動故必導河
向徐沛蕭碭豐而後二洪有所接濟既由徐沛蕭碭

豐之間而行則黃河之來一石帶淤泥數斗其勢必
淤淤一處則決一處而利害之相因於是乎為無窮
矣是故我　朝治河獨難於前代以利害之相隣也
故隄防之設決不可緩而宣洩利導之方為最上策
者雖萬古一致也且臣聞河出二洪舊有六股近惟
有秦溝濁河二股今濁河之流甚微其勢將塞則僅
有秦溝一股出口而已以萬里轉折東下之勢乘之
以兩水交淼百川灌集之威而出之以一股其不為
國計民命之妨者臣不信也夫天下事為之於未然
者易為功為之於既然者難為力方今河勢已為緊
急然及今治之未甚費力也除起派人夫及合用

糧臣已即時措處外伏望　皇上軫念京師六軍一百
官之命寄於一縷之運河曹單金魚武城等縣數十百
生靈皆　祖宗二百年來休養生息之赤子關繫甚
重乞　勅該部蚤為議處如堤岸足恃則固堤岸堤
岸不足恃則開支河仍乞如　先命特遣有才識
風力給事中一員前來行河與尚書朱衡相度利害商
議停當趁蚤興工不待伏秋之際水發之後方纔舉
事則於漕運　國計既無妨阻而東省民命亦得保
全矣臣待罪東土有地方之責兼奉　勅書內該載
事理親覩河患不容坐視緘默是以有此瀆　奏伏
望俯賜採納臣無任懇切祈望之至

理河事宜疏　周用

臣近日查到山東兖州府濟寧州見行文卷一為開墾荒田以蘇民困一為效愚忠興農功廣　聖心以隆　聖化又一為專責任墾荒田正民習以固國本俱該戶部題奉　欽依轉行山東布政司各府州縣開墾荒田自嘉靖八年以來累經有行稽諸文案未見成功臣竊念以為治河墾田事實相因水不治則田不可治田治則水當益治事相表裏若欲為之莫如古人所謂溝洫者爾古今稱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之功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至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中間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illegible]

國害者蓋一千七百年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列皆紀其成功也而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又曰盡力乎溝洫夫以聖人之所為遺于萬世而不泯固宜不可名言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之者惟曰濬畎澮曰盡力乎溝洫然則歷千七百年而河不為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故自禹至殷盤庚而稱五遷厥邦以避河圮溝洫蓋小壞矣圮猶未徙也至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阡陌溝洫掃地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子決則甚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決不可勝紀今年治

河費若干萬明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畧塞之而已矣溝洫之政無聞焉自今黄河言之每歳冬春之時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於斯為甚考之前代傳記黄河徙决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者十之四五冬月葢無幾焉此其證也夫以數千里之黄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百數里之間拘而委之於淮其不至於横流潰决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黄河古之黄河也其自今陜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汭漆沮汾泌及伊洛瀍澗諸名川

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此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脩者較然甚明仰惟 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墾荒田之類屢蒙 俞允則於今日肇脩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于海霖潦無所容也溝洫之為用說者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者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于海其為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

所不容天下皆脩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為政又何所不可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親被衝決民間田地決裂破壞不成壟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加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間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年太山徂徠諸山水發漫為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自來並無脩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至齊魯之間一二

赤地蝗螟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橫五千里天災流行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若夫溝洫既修則豈惟山東河南得以衣食四遠流移之民孰不願復業墾田以圖飽煖昔也招之不來今也麾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興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所謂修溝洫者非謂一一如古亦惟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委之於海而已然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溝洫之政歷千百年莫能舉行究其所由夫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凡厥事功古今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

臣愚以為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世殊變而通之不能無所事事今畧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羣議其諸條目未敢覼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生沮撓治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

所謂正疆里以稽工程者古之溝洫者即後世之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疆里合而言之則疆里為大渠溝洫為中渠為小渠不先疆里則規模不立脉絡不貫將来彼此相病然有一府一縣一鄉之疆合行司府州縣通融規畫定以界限由

而縣而府以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流畫為大
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為中渠為小渠
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
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均為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
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
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
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去處用水平打量疏為
塘塹出於溝洫之間水澇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畫
既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如式施行責其成效可也
所謂集人力以助夫役者大約始工之時大渠用
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為之經民夫各

治其田以為之緯仍令州縣各計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輿工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於召募之外若賑濟放免之類俱各從宜區處竊見問刑衙門充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衛所官旗通同侵盜月糧會赦方住赦後又復問發積至幾年天下衛所食糧軍犯莫紀其數況今會計如王府祿糧亦且告乏却容此等潛形竊食實為虛糜今欲為此乞行附近河南山東直隸各問刑衙門除奉 特旨并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倣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河南山東各衛所而以其人屬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并墾除帝糧荒下

自給口糧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不顧還鄉聽其為民前田永為世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問擬徒罪發配人犯多是賣放亦合除賊盜并與杖罪情願贖罪人犯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徒罪以里計杖罪以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凌虐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役充贖亦不廢法至於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僉特為繁重比年以來財力俱敝大約原額均徭編銀四萬九百餘兩該夫役一萬四千二百餘名約計雇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無從措置即令河患稍寧臣謹遵 勅諭便

宜行事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夫役共計四萬四千八百八十餘兩量徵椿草折色又減空役之外椿草合柴等銀共計一萬五百餘兩又減雇役銀約計三萬四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各得盡力於田畝以為溝洫之助此外若再得清驛傳應付之濫卹稅糧賠貱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其餘凡節省民力量可以寬假一二年者當事諸臣皆相與推廣 德意一一舉行則溝洫之政斷可修復溝洫既成豈止可以平河患與民利萬一地方有警盜賊相顧不敢橫肆則推其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於諸邊因作

古人分兵屯田之法使耕者雜於居民之間又云惟可以省餉餽溝壘相因所在皆是是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　所謂蠲荒糧以復流移者切見凡近黃河一帶地方自來旱潦無備百姓稅糧無辦多致逃亡遺下稅糧差徭又復責令見戶包賠展轉貽害十室九空將來未見底止 臣 聞成化年間河道侍郎王恕因裏河旱荒奏奉蠲免今欲開墾荒田沿河州縣積年逋欠若復照舊追徵百姓終無復業之期乞通行查理遠年錢糧若係小民逋欠悉與停免及將見在積荒田糧覈實開除則四外流移窮民指望衣食顧戀鄉土必然日漸復業荒田自然日

漸開墾又思往年治河徐有貞劉大夏前來任事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乞發鈔關抽分銀兩以備支用又近年兵部侍郎王以旂奉　命治河支費官錢亦幾至十萬兩以上諸臣固皆因黄河徙決有此經費然亦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今欲修復溝洫必須大費人力合無就於近年蠲免數內通融扣補雇募工食准作各戸辦納略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饑民修水利之法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將來溝洫修復則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有餘比之因河水徙決臨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其

為力既易其收功甚遠利害相懸何啻十倍唐臣陸贄所謂小損可以致大益暫薄所以成永厚者也又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者蓋溝洫之政如前所陳荒糧既芻人力已集若非得人專任其責將来無始無終秖是虛應故事令事權專重無如巡撫乞 勑督同布按二司委行守巡兵備屯田管河等官分駐合府州縣地方謹按造成疆里圖冊工程月日次第舉行府州縣按月稽考守巡按季稽考巡按稽考一年之成巡撫稽考三年之成其新任州縣并到任一年以上者俱聽撫按官覈實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取陞遷然後事有定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也

又若持定論以察羣議臣惟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人自為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河自懷慶府武涉縣郭村至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開鑿七十里通衛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或謂自開封府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通運船自徐州達陳橋出會通河或謂於衛輝府置倉運船由渦河經汴梁達陽武陸輓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蓋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然每計其開鑿建置工役所費率不下幾十萬即今運道既設其建立衙門增置官員創造閘壩編僉夫役必須一如會通河

之制則工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 命治河適當羣議方興天和專意循復自此運道竟復其舊至於海道之議已經奉有 明旨不許妄議生擾永宜欽遵臣恐黃河將來徙決不常或者不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為海運誠不敢輕議惟有倣海運之意而為之一如鹽商之法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召商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以涉險不如就安則莫若舉元人虞集之議於遼東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莫若循 祖宗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事例舉此以保百姓因以足國為尤切近況北直

隷地方實多膏腴田土若加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覩成化年間特令添設祁安滄冀平谷滿城三十七州縣勸農官員實以居重馭輕之地舉此裕民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人致國有十年之積其道亦不外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萬一漕渠梗塞卒飽食之民假日月以從事宜有餘力故以海運而視遼東則當舍危而就安以遼東而視山東河南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壯直隷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四海九州之民飽食煖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於此至其脩舉之法臣反覆思之具不越乎漢[illegible]

之政伏乞 聖明留意焉